





聖政全書卷之七  
特選錄全七  
後  
諸家雜論下  
閩  
州  
政  
使





農政全書卷之二

淺草文庫

特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定上海徐光啓纂輯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陽張國維鑒定

松江府知府穀城方岳貢同鑒

農本

諸家雜論下

閩閩序王禎農桑通訣曰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安州邵公得元王禎氏農書顧右布政使長興顧公謂茲實大關民事而政之首也當轉寫善本即布政使



司刻之。以廣流布。示吾民勤衣食之原。而期享樂利  
之休。盛心也。刻半。左布政使固始李公至。乃趣完刻  
余爲言以著公意。言曰。天之生也。與以所長。則限之  
以短。其于人也。賦性獨靈。而制生養之材甚艱。人之  
欲生也。固不待聖人有作。孰不求所以自活。而聖人  
者。亦人之欲生者也。今無論義農軒堯以來。想巢燧  
之初。觀時造始。實求自永其生。而天遂命之人。遂宗  
之。君臣道興。衣食之原。漸以開矣。是故耕獲鉏報。陰  
陽蚤莫之節。宜順也。高下遶隰。燥濕寒燠之氣。宜候  
也。洩制生化。土木金石之物。宜悉也。糞灌培蒔。剛柔  
疏密之性。宜辨也。水旱蟲盜。捍禦守視之役。宜力也。  
采摘修捋。生熟急緩之度。宜中也。飲飼閑放。好惡新  
故之情。宜調也。牝牡生息。老嫩去留之班。宜審也。堆  
糶攤曬。風雨霧露之防。宜豫也。碾礱碓磴。精麤麤簸  
之計。宜準也。倉窖轉般。鼠雀滲漏之虞。宜察也。積散  
出內。盈縮低翔之數。宜筭也。是故農事修。則食用贏。  
衣用裕。器用精。財用饒。而生養遂矣。是故天子則君  
人。養人者也。士以上。皆裨君長民者也。君不知稼穡。

惟聖能前民用



逞欲殄物。民因以極。民火動而元命搖。醫論且然。况君以民爲命者乎。故君知稼穡則知懼長民而教民。事衣食縣官。不宣心力。猶傭者懈。主人將轉雇。君子當廉勤自樹。恐以穀恥乎。故仕知民事則知媿。是故聖人之重衣食也。王公躬藉以先耕。后夫人親蠶。以先織。卿大夫士以及內子胥與事焉。而治本重矣。故曰民事不可緩也。今簡王氏書。首以通訣。繼以器譜。而終以諸種。民事通諸上下者。蓋備矣。是故得嘉種而缺利器。則難播與失種同。制利器而昧要訣。則逆器而下也。度要訣以達冲和之化。儲利器以運制用之機。富嘉種以取十千之報。比屋上農矣。吾又恐浮食未作。未緣南畝。藝將孰載。方農之殷。使輒不時。則功孰與成。今民不但六也。盡歸而農。誠未即得。蓋若寬見農而不妨其務。俾自趨利而樂生乎。是故解內之遠重也。點集之煩數也。迎候之紛沓也。力役之勤悴也。守戍之隔離也。讞報之留滯也。六者于古已然。而害農一也。嗚呼。是書據六經。該羣史。旁兼諸子。百



家。以及殊方異俗咸著。亦用心矣。從政者無害農。皆以此利農者訓農。則王氏撰述之初意。邵公刊布之盛心。當惠徧吾人。豈有窮乎。雖然。以今昏旦之中。考農祥。則失度。西涼白麥之熟。較南夏。則違時。故雪而迅霆。桃源之夫呼凍雷。艾椎牛骨。而子漸之谿峒土人。數十年而食假鬼。或羸馬驢耕。或鴨羣鉏稻。稻一熟也。或三熟。蕎秋種也。或春種。是以有老媪插秧。有少婦列肆。有以蕨肥田。又淋其灰汁作菹。南河之南。有車鐵輪。野馬之川。牛服鞍。甌越之徼。塗篋釜。或隔年見如樹。或二月食櫻桃。蚕家于舟苗。獨藏穗。關隴之野。尚營窟而土處。則九域民事物候。固多端而難律也。中土耕一犁三牛。水田水牛。故一犁一牛。一牛三犁。穰犁也。而載之墾耕篇。則誤矣。王氏又謂餘甘獨泉產也。徃泛昆明。則食之。是猶賈駟要術。附槩多摩。厨徒示博耳。故擊壤食葵。今俗所少。葛籠牧笛。取具事目。聞之農老。曰必毋倉生。烝下種。則一年可構。之日少。余亦嘗曰。必草人法糞田。亦恐渴澤不得鹿。墳壤之不得麋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真知農哉。邵公名錫，李公名緝，顧公名應祥，皆以進士顯。余往給事中，邵公則都給事中云。王盤農桑輯要序曰：聖天子臨御天下，使斯民生業富樂，而永無饑寒之憂，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而專以勸課農桑為務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間墾闢種藝之業增前數倍。農司諸公又慮夫田里之人雖能勤身從事而播殖之宜，蠶繅之節，或未得其術，則力勞而功寡，獲約而不豐矣。於是徧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披閱參考，刪其繁重，撫其要切，纂成一書，曰農桑輯要，凡七卷，鏤為板本，以進呈畢，將頒布天下，屬余題其卷首。余嘗論幽詩知周家所以成，八百年興王之業者，皆由稼穡艱難，積累以致之。讀孟子書見論說王道，丁寧反覆，皆不出乎夫畊婦蠶，五雞二彘，無失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數十字而已。大哉農桑，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國者富強之本，王者所以興教化，厚風俗，敦孝弟，崇禮教，致太平，躋斯民於仁壽，未有不權輿於此者矣。然則二書之出，其利益天下，豈可一二言之哉。



于永清序。鄜廷瑞便民圖纂曰。昔漢太子家令晁錯  
紆籌計邊事。募民徙塞。實廣虛。以威匈奴。先爲居室。  
置田具器。相其陰陽之和。流泉之味。土地之宜。草木  
之饒。使民樂其業。有長居心。無他使之也。上谷雲中。  
壤接三輔。哀漢控胡。巍然西北重鎮。於今稱絕塞焉。  
虜款以來。烽燧無警者。二十餘年矣。完固阜殷。宜益  
倍曩昔。乃閉陌耗敝。罄懸杼倚。蒲羸襤襜。不給於南  
畝。而庾黼韋複。告匱於北山。關以北。石田蔽土。蕪穢  
污萊。無耕桑林澤之業。一切機利。悉倒制於借墾。爲  
民。白登以西。計文調滿。彛名規役。租積逋。且萬計。尺  
伍執爰之夫。雕劫脫巾。單產彛民。飴董荼。練緼不銖  
於體。乃裔徼習。皆窳猥。云輸財効力。疆腹殊共。藉令  
方內有數千里水旱之災。大庾之金。不輦於塞。林林  
寄生之衆。將安所哺啜。襍慰啼號哉。汜勝齊民之  
術。顧安可置弗講也。鄜廷瑞便民圖纂凡三卷。分類  
凡一十有一。列條凡八百六十有六。自樹藝占法。以  
及祈涓之事。起居調攝之節。蒔牧之宜。微瑣製造之  
事。捫撫該備。大要以衣食生人爲本。是故繪圖篇首。



而附纂其後，歌咏嗟嘆以勸勉，服習其艱難，一切日用飲食，治生之具，展卷臚列，無煩咨諏，所稱便民者，非耶？雖然，是便民者也，非民所能自便者也。長民者，衣食縣官，受若值而斲民事，不幾以穀恥乎？其務宜厥心力，以惠綏，拊循若人，期會必審，毋奪時，徵發有度，毋盡力，約束有章，毋煩令，故曰：表地掩畝，刺草殖穀，農夫庶衆之事也。利濟百姓，使民不偷，將率之事也。農夫庶衆之事，圖纂旣纏纏詳之矣，將率之事，長人者其勗諸。

王禎農桑通訣孝弟力田篇四孝弟力田古人爲而並言也。孝弟爲立身之本，力田爲養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資，而不可以相離也。聖人使天下之人，莫不衣其衣而食其食，親其親而長其長，然其教之者，莫先於士，養之者，莫重於農，士之本在學，農之本在耕，是故士爲上，農次之，工商爲下，本末輕重，昭然可見者，田有井，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新穀旣入，子弟始入塾，距冬至四十五日而出，聚則行鄉飲，正齒位，讀教法，散則從事於耕，故天下無不學之農，詩曰：黍稷薿



蕤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即漢力田之科是已。帝舜聖人也。萬世而下。言孝者莫加焉。而耕歷山。伊尹之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耕於莘野。其他如冀缺長沮。桀溺。荷蓀丈人之徒。皆以耕爲事。故天下亦少不耕之士。周官大司徒。三歲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先孝友。即漢孝悌之科是已。古者崇本抑末。其教民也以孝弟爲先。其制刑也。亦以不孝不弟爲重。加意立身之本。如此。當其生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及其死也。不葬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裘。加意於養身之本。又如此。于斯時也。家給人足。上下有序。親疏有禮。末作之流。亦鮮矣。又安有游惰者哉。至於瘖聾跛躄。斷趾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彼廢疾之人。猶有所事。而後食。况於手足耳目無故者哉。漢代去古未遠。立爲孝弟力田之科。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惠帝雖稍弛商賈之禁。然猶市井子孫。不得爲官仕。皆所以崇本而抑末也。至文帝時。風俗之靡。公私之匱。賈誼尚以



爲言帝感其說乃開籍田嘗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其遣謁者勞賜又詔曰力田民生之本也其賜力田帛二匹而以戶口率置力田常員各率其意以導民焉唐太宗亦詔民有見業農者不得轉爲工賈工賈有舍見業而力田者免其調夫未作之民尚有益於世用古人且若是抑之而況世降俗末又有出於未作之外者舍其人倫惰其身體衣食之費反侈於齊民以有限之物供無益之人上之人不惟不抑之反從而崇之何哉農人受飢寒之苦見游惰之樂反從而羨之至去隴畝棄耒耜而趨之是民之害也又豈特逐末而已哉

王禎農桑通訣地利篇曰周禮遂人以歲時稽其人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凡治野以土宜教昨今去古已遠江野散闕在上者可不稽諸古而驗於今而以教之民哉夫封畛之別地勢遼絕其間物產所宜者亦徃徃而異焉何則風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遠近彼此之間風土各有別也自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至帝嚳創制九州



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治之，水土既平，  
舜分爲十有二州，尋復爲九州。禹平水土，可事種藝，  
乃命棄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水平之後，  
始播百穀者稷也。孟子謂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謂之教民，意者不止教以耕耘播種而已，其亦因九  
州之別，土性之異，視其土宜而教之歟。今按禹貢冀  
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  
中下；青州厥土白墳，厥田爲上下；徐州厥土赤埴墳，  
厥田爲上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荊州厥  
土惟中上；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雍州厥土黃  
壤，厥田惟上上。由是觀之，九州之內，田各有等，土各  
有差，山川阻隔，風氣不同，凡物之種，各有所宜，故宜  
於冀兗者，不可以青徐論，宜於荆揚者，不可以雍豫  
擬。率人爲惰者，此聖人所謂分地之利者也。周禮保  
必此言也。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  
星。今按淮南子：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  
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



玄大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北  
奎婁西方曰皓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  
觜雋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

曰陽天其星張翼軫角亢氏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

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底一度東

平入氏七度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

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

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心四度箕尾燕幽州上谷入

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

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人箕

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

涼入箕十度斗牽牛須女吳城揚州九江入斗一度

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

稽入斗一度海淮入斗四度廣陵入斗八度泗水入

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危齊青州齊國入危一度

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

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州入危十四度營室

東壁衛并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室八度隴西入

營室四度酒泉入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

武都入東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

度燉煌入東壁八度奎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  
瑯琊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棗  
入胃一度昂畢趙冀州魏郡入昂一度鉅鹿入昂三  
度恒山入昂五度廣平入昂七度中山入昂八度清  
河入昂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入  
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二度觜參魏益  
州廣漢入觜一度越雋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  
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蜀入參八度漢中入  
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輿鬼秦雍州雲中入東  
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雁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  
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  
鬼二度柳七星張周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



星二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  
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  
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  
其土產名物各有

證驗此天地覆載一定古今不可易者蓋其土地之  
廣不外乎是但所屬邊裔不無遼絕若能自內而外  
求由近而及遠則土產之物皆可推而知之矣大抵  
風土之說總而言之則方域之多大有不同詳而言  
之雖一州之域亦有五土之分似無多異周禮大司  
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  
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

二土之名物

十二分野之土各有所宜下其各物以  
白壤黑墳之類辨其物謂所生之物

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育草木  
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

藝

遂以教民  
春耕秋穡

然稼穡樹藝只有周禮草人掌土化之

法以物土相其宜以爲之種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

用羊墳壤用糜渴澤用鹿鹹瀉用貍勃壤用狐埴墟

用豕強隳

堅也

用蕒輕熨

脆也

用犬

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此謂

占地形色爲之種者一取牛羊等汁以溲種而化之  
使美則得其宜矣若今之善農者審方域田壤之異



農政全書 卷之二 三  
以分其類參土化土會之法以辨其種如此可不失  
種土之宜而能盡稼穡之利是圖之成非獨使民爲  
爲訓則抑亦望當世之在民上者按圖考傳隨地所  
在悉知風土所別種藝所宜雖萬里而遙四海之廣  
舉在目前如指掌上庶乎得天下農種之總要  
家教民之先務此圖之所以作也幸試覽之

卷之二

又十二號







玄扈先生曰。五地十二壤。周官舊法。此可通變用之者也。若謂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則必無之理。立論若斯。固後世惰窳之吏。游閒之民。媮不事事者之口實耳。古來蔬果。如頗稜安石榴海棠蒜之屬。自外國來者多矣。今薑芋薺之屬。移栽北方。其種特盛。亦向時所謂土地不宜者也。凡地方所無。皆是昔無此種。或有之而偶絕。果若盡力樹藝。殆無不可宜者。就今不宜。或是天時未合。人力未至耳。試爲之。無事空言。抵捍也。第其中亦有不宜者。則是寒暖相違。天氣所



絕無關於地。若荔枝龍眼。不能踰嶺。橘柚橙柑。不能過淮。他若蘭茉莉之類。亦千百中之一二。故此書載二十八宿。周天經度。甚無謂。吾意欲載南北緯度。如云某地北極出地若干度。今知寒暖之宜。以辨土物。以興樹藝。庶為得之。

馬一龍農說曰。農為治本。食乃民天。天畀所生。人食

其力。周書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爰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故聖人治天下。必本於農。神農

之教。歷山不改其業。禹稷之後。莘野猶振其風。蓋斯民之生。以食為天。而人無穀氣。七日則歿者。其天絕也。天之生人。必賦以資生之物。稼穡是也。物產於地。人得為食。力不致者。資生不茂矣。故世有游食之民。則民窮而財盡。况以供無厭之欲。而欲天下安生。樂

業以無叛也。得乎。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不奪其時。仰事頽育。皆有賴也。其上不求。其民不爭。以力足食而已。至於後世。人皆厭於力食。而務以其力食人。是以

獸相食矣。而天下嘗不治。嗚呼。君以民為重。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農以力為功。所因如此。而司農之

官。教農之法。勸農之政。憂農之心。見諸詩書者。惓惓焉。

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

時不先。終歲僕僕爾。故知時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

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力足以勝天

矣。知不踰力者。雖勞無功。此總言用力體要。時言天

力之所施。視以為用。不可棄。若欲棄之。而不可也。不可為亦然。合天時地脉物性之宜。而無所差失。則事

半而功倍矣。知其可不先乎。

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此以下詳說

知時之義。皆



用不可棄。避不可為之事。上云時者。主陰陽之候而  
言。陽主發生。陰主歛息。物之生息。隨氣升降。故冬至  
之後。一陽起於下。則羣陰推而漸出。寒凝固結於上。  
所以遏其洩耳。及陽氣出地。物生呈露。流行布獲。而  
不窮。畜之盛大。致然。是以桃李冬花。無米不殺草。春  
秋紀之。以病愆陽。農家者有云。冬耕宜早。春耕宜遲。  
云。早其在冬至之前。云。遲其在春分之後。冬至前者  
地中陽氣未生也。春分後者。陽氣半於土之上。下也。  
其意皆在陽榮陰衛。欲使微陽之氣不洩。求其壯盛  
而已。於此不知所避。一則初升而踏其踵。一則方啓  
而裂其膚。豈非童而措。未壯盛而先亢者乎。亢則害  
措則亡。傷氣殆盡。其生安得不微乎。畜陽之意。不止  
於冬。凡日為陽。雨為陰。和暢為陽。凝滯為陰。展伸為  
陽。歛屈為陰。動為陽。靜為陰。淺為陽。深為陰。晝為陽。  
夜為陰。繁殖之道。惟欲陽含土中。運而不息。陰乘其  
外。謹密而不出。若陽洩於外。而陰入其中。生機轉為  
殺機。  
**凝陰在土。其氣固滯。**  
歲久不耕之地。純陰固結。非假太陽之加。追攝何以

得散。又冬春二時。不見天陽。亦猶是耳。今夫園地  
上未嘗生物。正以內不含陽。陰不外固。而火煨之地  
化之妙。陽根陰。物之所以生也。陰根陽。物之所以成  
也。生者謂之化。成者謂之變。○玄扈先生曰。火煨藏  
米。別有理。今藏熱炭之甕。暑月可藏米。豈亦絕地脉  
耶。  
**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於外。諸陰皆歛者。**

**陰自下起。歛其外之散。齊以入於內。諸陽皆生者。**  
此蓋此  
言二氣始終之定理也。諸陽謂自復以至夬也。復。十  
一月之卦也。夬。三月之卦也。十二月為臨。正月為泰。  
二月為大壯。復自坤中來。一陽始生。成位於冬至。至  
泰而開。開而壯。壯而夬。四月復全乎乾矣。諸陰謂自  
姤以至剝也。姤。五月之卦也。剝。九月之卦也。六月為  
遯。七月為否。八月為觀。姤自乾中來。一陰始生。成位  
於夏至。至否而塞。塞而觀。觀而剝。十月復全乎坤矣。  
上下者。乾坤分列之位。升降者。陰陽往來之氣。內外

皇文全書 卷之二 農本 平



者神化合辟之妙，歛發者萬物生成之機，出入者循  
環無窮之端，一本散殊，相禪以為始終者也。大抵二  
氣陰陽之至，當主日月為義。春秋二分，晝夜相半，氣  
之平也。春分後，晝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少，秋分後，夜  
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多。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汰。陰下  
陰陽消長，係於是矣。而不濟亦難以形堅。捐有餘，補不足，則精不汰而形  
常不足，然扶陽抑陰，古聖至言。易曰：九龍有悔，又曰：  
下濟而光，以是見陽之精汰，由於不抑，陰之形脆者，  
由於無所濟也。今有上農，土地饒糞多而力勤，其苗  
勃然興之矣。其後徒有美賴，而無實粟，俗名肥腸。此  
正不知抑損其過而精汰者耳。其法何以斷其浮根，  
剪其附葉，去田中積污，以燥裂其膚，理則抑矣。及其  
總枯俱成，農功已畢，或十力既衰，潤滋不繼，浮濁未  
去，清氣有傷。此正不知補助故粒，米有空頭，枯榦粉  
黛諸病也。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

陽之故，察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

生則化，成則變，然必成而

後有生，陽根陰也。生而後有成，陰根陽也。成者謂之  
變，脫其本根，易其故體，生者謂之化。融液所畜，暢茂  
其緒，故冬至之後，生意皆含，夏至之後，生色皆達。含  
者化之機，達者變之漸。陰陽互為其根，求其所以然，  
微妙而難悉也。一化一變，理不盡顯，物自相形，機緘  
所存，非審察參詳，則天地生物之功，莫之有知矣。夫  
含生者，先天也。以後天為之體，達生者，後天也。以先  
天為之神，養生家欲求先天之氣，當思化裏一變，非  
化不能變，非變則化者，終於化矣。推之事理亦然，凡  
事之立，其始甚幾微，充廣必盛大，盛必衰，衰必敝，敝  
則變不變，則毀，毀則熄。此知道者之所深  
憂乎。圖善變而不毀者，其諸取法於農。故聖人推

日星定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

陰陽列於四時，早晚見於節候，歲氣

係於日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日窮於次，月離  
於紀，星回於天，此一歲之終也。日行速而月遲，故有

農本 平 堂



餘日而以閏月收之。天行健而日月不能及。故有歲差而以六十年約之。一歲之中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順布也。四時有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也。冬至以後陽漸長立春春分立夏夏至也。春分陽氣之中也。立夏得陽三之二。夏至而極矣。堯命羲和日中星也。立冬得陰三之二。冬至而極矣。堯命羲和日中星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不詳其餘者。以一中一極前後測之耳。冬至一陽生。主生。主長。夏至一陰生。主殺。主成。故曰生者陽也。成者陰也。含雖未見其生。達雖未見其殺。而幾已在矣。夫發其生者與其晚也。寧早收其成者與其早也。寧晚也。此衆知膏瘠不如原隰。衆陽進而前陰退而後之道也。

**知蕪平不如淺深**

肥饒為膏。砂瘦為瘠。高者為原。下者為隰。蕪荒而不治者也。平成熟也。農家栽禾。啓土九寸為深。三寸為淺。土之生物。膏則茂。瘠則不茂。而人之相地。成熟則美。荒廢則不美。

此皆易知而莫不知也。至如地之高下。有氣脈所行而生氣鍾其下者。有氣脈所不鍾而假天陽以為生者。故原之下多土。骨而隰之下皆積泥。啓原宜深。啓隰宜淺。深以接其生氣。淺以就其天陽。蓋土骨如人身之經絡。而積泥如人身之餘肉耳。經絡者。氣血流行之所。餘肉者。塊然附贅之區也。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無備。命在有滋。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收其全矣。沃莫妙於滋。

**源壯須求其固本**

此因土材而以人力輔相之。衰者土力衰也。倍者所獲倍也。患言水

噴蟲傷之類。溝堰陂池。桔槔蓑笠。潤燥以時。濟及浚築。製造為之預者。則有備而無患矣。命言生發收藏之元。所滋之事有二。以人力者。灌溉鋤耘塗盪也。以物力者。泥糞灰糞稿卉也。禾苗資土以生。土力乏則衰。沃之所以助土力之乏。易田併兩歲之力。不壯則不能兼收。所以助土力之乏。易田併兩歲之力。不壯則不能兼收。所以致倍。然沃助其衰。壯求其倍。勢也。



猶有不待其衰。未禾而先沃之。白塊之間者。此素間所謂滋化源之意耳。滋其衰者。過滋或至於不能勝。而病矣。滋源則無是也。固本者。要令其根深入土中。法在禾苗初旺之時。斷去浮面絲根。略燥根下土皮。俾頂根直生。向下則根深而氣壯。可

以任其土力之發生。實穎實粟矣。充而過洩者水。奪。此謂獨陽不長者。濟之以陰也。何謂充。如既獲之

後。此謂獨陽不長者。濟之以陰也。何謂充。如既獲之。之間。盡為枯體。陰不外周。陽不內畜。氣之過洩矣。水

奪者。以水奪之也。奪其過洩之陽。籍其潤澤之液。包

含融結。以成發生之功。蓋天一生水。水為陰氣之微。遇火俱化。化則合併為用。不惟不為害。而反為利焉。

故君子貴不驕。富不侈。賢智不先人。處崇高而憂歛。履盛滿而戒。不待以水奪之。而自然不至於亢也。歛

而固結者火攻。此謂獨陰不生者。濟之以陽也。何為

其膚理。陰沍久而不開。生意寒而不達。氣之固結矣。疏道蒸騰。以宣發育之氣。蓋地二生火。火為陽氣之

微。遇水俱變。變則轉易。火氣以為生。亦不害矣。水云。奪者。必久浸。而後可。奪火云。攻者。必猛烈。而後可。攻

然奪之。欲其過洩於外者。返而攻之。欲其固結於內者。去也。陰陽善惡。其用舍去。留之分。有不可誣者如此。

蒸所至竝鍾五賊。此又揭工力時氣所害為甚者。言徑寸他日禾根適當之則詰屈不入。葉雖叢生。亦必

以漸消盡。雨至於濯濯。然今俗云縮科是已。故犁鋤者。必使翻抄數過。田無不耕之土。則土無不毛之病。

五賊。食禾之蟲也。熱氣積於土塊之間。暴得雨水。醞釀蒸濕。未經信宿。則其氣不去。禾根受之。遂生蟲。烈

日之下。忽生細雨。灌入葉底。留注節幹。或當晝汲。太陽之氣。得水激射。熱與濕相蒸。遂生蟬。朝露氾日。濛

雨日中。點綴葉間。單則化氣。合則化形。遂生蟣。熱踵根下。濕行於稿。爽日與雨。外薄其膚。遂生蟧。歲交熱化。不雨不暘。晝晦夜暘。而風氣不行。遂生蟧。五賊不



去則嘉禾不興。故灌田者先須以水遍過。收其熱氣。旋却去之。然後易以新水。栽禾無害。不過一過易去者。雖久浸不見日中。雨露或以長牽。或以疎齒被拂。勿以凝着。則蟲不生。近者田家治蟲之法。多以石灰桐油布於葉上。亦可殺也。知天之時。識地之宜。味其苞命。亦無以善其後。也。苞命見下。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踵不踵。胎氣不完。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既

久去地。而傷母之體。豈能全天哉。祖氣主穀子之在。枯者言也。母胎主

穀子之脫。枯者言也。祖氣不足。謂未及冬至而先刈者。其一成之氣。既未充足。以之為種。母胞有虧矣。草木之生。其命在上。生成化變。不離土氣。踵踵相接。生無已焉。若脫土久。氣不連屬。生之雖具於胎。成之不全其數。或半途而剝。或成穗而秕。故收種者。當於冬至之後。熱治高土。散布其上。覆以疎草。障蔽鳥

以會灰。滋潤燥枯。至清明時。沃之。使非。此助其長。此第一義也。其次草裹美種。縣之風簷。季春之始。置諸深汪。勿令近泥。半月氣足。布地而芽。此雖不傷。已落第二義矣。但世俗浸種。晝沉夜眼。禽釀。鬱蒸逼之。使速胎中。受病。拔不可去。長芽嫩脆。拋撒下。田跌蹶。折損種種。不免。迷而不悟。不知何見耳。

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始。推陳而致新。氣以交併。積盛。胎而洗髓。精以剝換。化生。上言大時。土性。人久種穀

備矣。此下言治禾也。種得水始芽。芽得土始苗。移苗置之別土。二土之氣。交併於一苗。生氣積盛矣。然其始不脫。則陳腐之體。猶存。髓不洗。則濁淫之氣。終在。欲其稚而壯。壯而盛。盛而不衰。也得乎故。天地之間。氣之積盛者。力在交併。精之化生者。功在剝換。不然。同類而異形。一本而殊末。果何故哉。此在交併與剝。發者。得不達。順則豐。覆逆乃稿。縱橫成列。紀律不違。得之差耳。



密過為儔。尺寸如范。

栽苗者當如是也。先以一指揔泥。然後以二指嵌苗置其中。則

苗根順而不逆。縱橫之列整。則易於耘。濫疎密各因其地之肥瘠為儔。疎者每畝約七千二百科。密則數

踰於萬。地肥而密。所收倍於疏者矣。○地肥更不宜密。農書曰。瘠田欲稠。但害生於蕨莠。

法謹於芟耘。與其滋蔓而難圖。熟若先務於決去。故

上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已萌不治。農其農何。

蕨莠惡草之害苗者。芟耘皆去草之事。蔓草之延生也。恣益甚也。蔓難圖也。出左氏。皆務決去而求必得

之。亦古語。以此見惡不可縱。漸不可長之意。上農者深於農理。勤於農事者也。未萌根株在土也。上農者

留力兼至。知蕨莠之害苗。不惟不容其延蔓。於根芽

未萌之時。先有以治之矣。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不使其害及於苗。所養至而所以生全者大也。已萌而

治之。其功大矣。是矣。已萌而不治者。必至於蔓而不

治。為農也。何以謂之農哉。數而夫雜草之法數與

草齊。南稷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

良也。物之良者必貴。貴非賤等。良畏惡。朋。雜治也。惡

者不可勝數。而其為物也。尤易生焉。所治之法。不多。則不可去。天生五穀。所以養人。可貴之物也。貴者難

成而易傷。賤者易起而難制。於此辨之。不早。埃其潛滋。暗長而後治之。則其根株深固。枝葉暢茂。盤結而

輔翼者。勢盛於苗矣。雖其上農亦無如之何。故農家者流。思其力不足以

盡圖之。備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耒。其次也橫木而

耜。又其次編木而齒。曲木末而鑿。鑿木首而鋤。繼之

以探。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焉。以直木而鑿。堅也。攻



之無遺類矣。

草之滋生無窮而人之用力有限不能不假於物以為力勝之具耳今之耒而

耕者有大畹小畹開挑耨論大抵勤與惰之殊也

抄遍過之說已見於前其紀者亦多不求細熟平整

之塊臃泥凸則曝日先燥燥則注水過深是以一壩

之間禾之豐瘁頓異且又在旋抄旋耙旋耙旋蒔

則燥濕和均渾水澄泥聚於根坎有壅培之力也多

苗新土黃色轉青乃用耨盪耨盪雖以去草實以面

苗蓋田之浮泥易行橫根而下之實土難入頂本頂

本入土不深橫根而於泥面則得土之生氣不厚枝

葉雖繁抽心不茂矣搗欲斷其泥面橫根使其頂根

入土深受積厚多生之氣其後抽心始高而結穗長

而也鋤鋤皆削草器掇以手拾去餘草塗以泥壅蔽

用皮既掇則洩去多水留水木在田夾泥為塗塗時

以手捻去禾心宿水候田中有燥裂即上水灌之禾

室水既去燥時免其濕釀漬入新水又助潤滋清

矣養苗至此除草已盡物不能再假力不可再加

意外之虞尚不保其無也○玄扈先生曰至哉言

矣鋤棉鋤桑斷其橫根皆此理也說者謂種樹不實

漸其直根非也正宜留直根去橫根耳但樹大者宜

漸去

如是而猶存者可不畏夫

此又申言拔莠之難去可畏之甚也蓋惡

草賤而易生有一根踵

遺於地忽不覺其蔓矣

衛生固難成功亦不易華而

欲實風雨不作時將穫矣燥則多損侵以成腐

此言

係於人而成之係於天也稻花必在日色中始放雨

久則閉其竅而不花風烈則損其花而不實二者皆

穢穀之患也及其成穀將穫土太燥則米粒乾損水

而過浸則斑黑成腐二者又皆毀成之病也陰晴

燥濕是豈人力可致哉農家至此猶不得

自盡况以委之蕪蕪而求其不敗也可乎故可貴之

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欲其至足以遂斯民之天而

農也如之何不力

此總結通篇旨意蓋穀不足則食不足食不足則民之所天不遂物



之可貴如此，苟非順時調護，  
何以得之，農者當知自力矣。

農政全書卷之三

特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定上海徐光啓纂輯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陽張國維鑒定

直隸松江府知府穀城方其貴同鑒

農本

國朝重農考

馮應京曰昔黃帝畫井分疆，依神農耒耨之教導，生  
民之利，稼穡爲寶，所從來矣。堯謹授時，禹勤溝洫，稷  
播嘉種，弘配天之烈，而邠風陳詩於耜，舉趾築塲，納



稼之間。王化基焉。周官體國經野安擾邦國辨以土  
 宜。分爲井牧。有徑畛涂道。以正其疆界。有溝洫滄川。  
 以宣其水澤。安厖以田里。利厖以興鋤。勸厖以時器。  
 任厖以疆予。而帝王所爲因天規地。率育羣生之良  
 法。於是乎大備。秦開阡陌而井制廢。玄扈先生曰商  
 鞅相秦專以農  
戰強國讀開塞耕戰書可見矣。而謂其廢先王井田  
 疆理溝洫道涂之制可乎。後世不曉以爲廣地計也。  
 不知廢此古制地則荒矣。世有若是之愚商君乎。夫  
 鞅之開阡陌者古者一夫受田百畝。皆有限制。鞅尚  
 首功。得五甲首而隸五家。又制爲武功爵。使有功者  
 田連阡陌。廢。王在畝限田之法耳。太史病之以是  
 爲并兼之始。豈謂其刑平疆理廢先  
 王之徑畛溝洫。而變爲平原廣隰乎哉。漢去古未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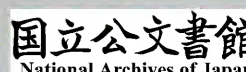
文帝有其時而不爲。唐太宗銳意復古。可爲而無其  
 臣。新莽非其人。周世宗非其時。而王道卒不可復矣。  
 三代以後。善法古而師其意。唯是 皇祖二百年來。  
 籍餘烈以休養。庶幾登平上理矣。而邇乃財殫民窮。  
 誰獨無根本之慮。書不云乎。法祖攸行。 皇祖宵旰  
 民依。垂憲萬世。芳躅固班班可述也。而 列宗踵武  
 恤民。亦各有懿政在。謹用揚勵。綴以諸臣末議。備考  
 鏡焉。繫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憫元政之昏虐。  
 目擊羣雄。無救民者。親提一劍。拯元元於水火。諸艱



凶疾阨之苦業身嘗在田間復與衆英賢深究民生利病故注意於農事者獨詳渡江初卽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論之曰比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以時蓄洩毋負委托已又以茂才所屯田積穀獨充仞而他將皆不及申令各督率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情不如令者罰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本業而軍國費悉自民出今春和時宜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穫多寡立爲勸懲吳元年冬祀園丘世子從上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至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泥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榻麤衣糲飯其以供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常念農勞取用有節使不至於飢寒也上自舉義旗以來兵革倥偬百務草創未遑獨計所



為救寧吾民，以厚其生，蓋不啻勤摯如此矣。比登大寶，洪武元年，即詔遣周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畝，經理以實聞。毋妄有增損為民病。二年二月，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北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為常，是歲五月，駕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日，暑而耘，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為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為司牧者壹嘗憫念之乎？三年，以中原久被兵，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帝素服，草履，徒步詣山川壇，躬禱，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臥於地。皇太子捧盃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中書省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興廣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援故所築靈渠，三十六陡水，可溉田萬頃。已又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諸屯種之民，有司考課，令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今皆紙上栽桑





矣。聞士卒有饋運渡遼海溺死者，終夕不寐。乃命羣臣議屯田法，以圖長久。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細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著大誥，言古田井於官，驗丁給民，士農工各有專務，商出於農，貿易於農隙，朕思治窮源，與民約告，凡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絕不許有逸夫。二十年，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飛灑，奸弊百出，有司至莫能詰，而貧者益困，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謂之魚鱗圖冊。上之而經界於是乎始正。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果行此二百年，百倍富於文景矣。卽田主歸，有司於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郎劉九臯言古狹鄉民遷於寬鄉，欲地



不失利民有恒業也。河北諸處自兵後田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潞澤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冬下令五軍都督府謂養兵而不病於農莫若屯田。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敝。其令天下各衛所督兵屯種以舒國用。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河迤南滁和等處閑田仍爲蠲賦給鈔諭戶。尚書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爲侵擾也。武定侯郭英請築魯王塋所享堂周垣。上曰使民以時奈何當耕種之日急築垣以奪農時乎。止之。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闢爲壟。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日報。違者謫戍邊。又以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送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修農



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瀦畜旱暵宜洩  
瀉防霖潦者。各因地修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  
吾民。二十八年。旨下戶尚書言百戶爲里。春秋耕  
獲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  
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  
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  
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人人錢鏹。每月旦召京師父  
老。躬諭以力田敦行於都哉。高皇帝之爲烈也。體  
天地養萬物之心。師帝王經井牧之意。仁義旣效。樂  
利無窮。而猶蠲租之詔。無歲不下。遣賑之使。有玩必  
誅。恒若飢寒之迫。吾民。注望子臣之繼厥志。至今讀  
嘉瓜一贊。雖千萬世。休忘勸農之句。而情見乎詞矣。  
則豈非世世率繇之盛軌哉。建文帝嗣極之元年。  
卽下養老墾田。賑貧減租之詔。而方孝孺志恢王道。  
謂井田爲必可行。雖當羽檄旁午。一時君若臣。然不  
忘保民之思焉。文皇帝入續大統。乃命寶源局鑄  
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徵耕牛於朝鮮。送至萬頭。  
每頭酌以絹一疋。布四疋。以其牛分給遼東諸屯士。



當謂戶尚書曰。近因兵戈蝗旱。民流徙廢業。不及今勸相。使儘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其蚤遣人督勸毋忽。首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允工尚書黃福奏。給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如北平例。諭令寧夏各屯。於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而聚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於此。俾無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堡。待援兵。使寇至無所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牛種。耕閑田。視歲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樣田。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以與軍。廣東奏蕃夷入貢方物。請運民力接運。上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入貢不絕。皆役民。豈不妨農事。其俟十一月農畢。乃令接運。聞柳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憂形於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又下詔。中外軍民子。第自削髮。冒偽僧者。并其父兄。發五臺山輪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車駕北征。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之曰。農終歲。拚



朕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斬以徇。文皇帝躬親戎馬者四五載，念民勞止，時加撫綏，已復三犁虜庭，司農拮据不遑，惟是留意邊計，所盡屯田法甚具，斯亦厚農裕國一長略矣。昭皇帝當監國時，台州啓修復河道，諭工部以春秋慎用民力而譏不時，可令農隙修築，嘗赴召過鄒縣，道逢飢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瘼不上聞，至此乎。召父老問所苦，賜以尚食，復責山東布政使石執中曰：民窮若此，動念否。執中以奏免田租對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租耶。速發官粟賑之，人六斗，母懼，擯發，吾見上自奏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勘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覈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諭戶部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工給事中郭永清疏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姓，以時闢田園，修陂堰，種桑棗，從之。上嘗促詔賑淮徐山東飢，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其重民命如此。伏睹寶錄所載云：上嗣位，每曰爲人君止。



於仁故弘施濡澤詢民隱急農事日以恤人爲務在  
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廟號曰仁允矣哉。章皇帝  
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覽之  
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所  
貴有實心耳誠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恤蒼  
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  
輕徭薄賦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禁止遊食則人咸  
趨稼不待勸率斯益識禮之意矣。已因春雨頻降令  
戶部移文郡縣均徵徭勸農桑貧不給者發倉賑之  
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桑棗今砍伐殆盡有司  
不督民更栽致民無所資。上曰古宅不毛者罰里  
布。祖宗養民意甚重其申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  
仍遣官巡視嘗謁陵道中憫耒耨者爲賜鈔因御  
製耕夫記識不忘又嘗諭吏部臣以欲使農民得所  
在擇賢守令因出御製憫農詩一章示之而喜雨則  
有詩織婦則有詩。豳風圖則又有長詩令揭便殿資  
徹勵。又令北直隸地方照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  
事例民間新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



種。率此言也。以至乎。蓋嘗反覆。章皇帝愛養懿政。

而深有味乎其言也。曰朕祇奉。祖宗成憲。諸司事

有奏請者。必考舊典。兢兢民事。斯固其法。祖大端云。

明興七十載於茲。高皇帝深仁厚澤。業奠不拔之

基。而農業艱辛。載在。皇陵碑記。且務本之訓。傳自

文皇。鋤禾日當午之詩。授于。仁廟。休養生息堂。構

相承。天下方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久任。肅

法字下。役簡賦薄。安堵蕃富。號稱治平。比。英廟。冲

齡嗣位。臨以。太皇太后。猶襲餘庥。無忘民瘼。楊士

奇等。上言。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濬陂塘。

修築圩壩。以備水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遣京廉

幹者。往督有司。平糴備荒。修復陂塘。圩壩。卽用以殿

最。有司。得。旨。令。亟。行。之。蓋。本。朝。高。章。一。創。一。

守。光。禹。湯。而。邁。成。康。其。傳。家。經。國。惟。是。重。農。爲。啓。佑。

而。億。萬。載。無。疆。惟。休。厥。有。本。矣。景。泰。間。商。學。士。輅。陳。

邊。務。言。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膏。腴。先。經。在。京。勛。

臣。等。家。占。作。莊。田。其。餘。閑。田。又。被。鎮。守。總。叅。等。官。占。

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所。司。查。議。繇。成。迄。弘。



蓄積寢寡而盜寢繁乃下令申飭洪武中預備四倉之制先政蕩然矣括鍰金糴粟及勸借里戶以備旱澇已

又招民輸粟補官暨贖罪而督有司積粟視州邑大小有差法具備乃貴戚內臣則往往有莊田又有皇

莊田倣宋季公田租課典以中官所侵奪鄰近民家業甚橫賴敬皇帝仁明稍裁以法一時貴戚近幸

歛手不敢肆云當弘治初上允戶尚書請令禮部于耕籍儀註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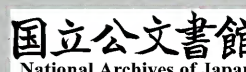
器引見行禮乃令終畝人賜布一疋又允撫臣言疏治河南彰德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

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侍郎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當是時上方銳意圖治農桑不擾

蠲恤頻行十八年培植深固延至正德之季猶能挈無缺之金甌以付肅皇夫亦孝廟之不忘國恤

所貽者遠也肅皇帝起自潛邸適公私蠹耗之後御宇二十年以前軫念民事尤切允給事中底蘊言

改皇莊為官田禁諸勳戚家不許朦朧陳乞一掃中葉來畿甸民之擾害又下詔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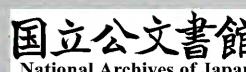




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帶農田衙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土田爲水衝沙塞、江海壩淤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究宣，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其擇廉節官，勘覈豁除之。九年，建先蠶壇於北郊，十年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已而召翟學士鸞等偕往西苑視收穫。帝御邠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爲真。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又建無逸殿，書周書無逸篇於其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歛。倉曰恒裕。刻興獻考睿製農以問津於殿壁。御爲文記之。意念遠矣。十八年，還自出師，春入城，麥浪詩。十九年，禱雨宮中有應。二十年，禱雪有應，皆爲賦詩志喜。時蓋玄修未啓，嚴嵩未柄用，南北兵戈未熾，而上所爲垂章光于蔀屋，灑露潤於窮甿，蓋猶有恭儉之思焉。穆皇帝清淨化民，寬仁馭下，二年之耕籍，三年之賑災，休有烈光，雖非久，上賓貽謀弘遠矣。嗣我皇上，天挺英睿，虔



始勵精萬曆初允輔臣議清丈均賦者用蘇民困非  
 盡地利求增稅也恩意深篤一時府州縣無敢不行  
 丈量法者撫按官督課嚴核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  
 之吏因得自効而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算  
 而賦均異時虛糧貽累之弊盡汰步算乃待此時習耶且亦何能習也  
 十三年春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具躬禱南郊儀  
 以聞上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天象災旱朕  
 為黎庶祈禱豈憚途勞乃齋居夙戒擇四月十七昧  
 爽步詣郊壇祭禱如儀上於幄次諭輔臣等曰天  
 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多貪暴為民害  
 干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宮浹旬乃大雨是  
 舉也宛然高皇帝憂旱芳規矣已因中州大飢特  
 出內帑遣鍾御史化民持節往賑而慈聖宮中宮各  
 為捐助費不下數十萬中外莫不歌舞皇仁乃頃  
 者征繕日煩繭絲遍天下議者惓惓罷升權譬病癰  
 疽不遑念元氣藉使應砭而愈正費調治臣請言調  
 治之方則無如重農矣公出獄余晤之未及勞苦輒道此數語甚切又亟與余索  
江南農師以治江北之田仁人之言哉國家奠鼎燕京即勝國之故都





勝國當泰定時。翰林學士虞集議以爲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皆萑葦之所生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謂宜用浙江之法。築堤捍水爲之田。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定其等爲之疆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能以千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近可得民兵十萬。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難而江海游食輕剽之民。亦率有歸。議中格。後竟以海運不繼。亟爲海口萬戶之設。大都本集言。然已無及矣。本朝海運旣廢。軍國大命。獨倚重於漕儲。頃復黃淮梗塞。轉運艱阻。且倉庾無二年之蓄。水旱有不時之憂。而三輔顧多曠土。海堦率成沮洳。在在可耕。可鑿。嘉靖中。給事中秦鰲。詹事霍韜。皆扼腕言之。邇年給事中徐貞明。念西北水利事。裹糧從二三屬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可行。以爲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水與田平。一引卽至。具可疏



鑿成田。如密雲之燕樂莊、平峪之水峪寺及龍家務莊、三河之唐會莊、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莊，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反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濱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河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田。遷安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入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夾河皆可田。盧龍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莊撫寧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豐潤南則大寨及刺榆柁史家河大王莊，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清莊塢導河可田，後湖莊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



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乃陳興水利十四便益言甚悉。又謂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懷慶當丹沁下流而真定尤滹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今致力當先于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濫之虞。疏上竟沮浮議不果行。先是臺臣周用因河數衝淤議及東省水利以爲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洸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與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百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今欲修溝洫非謂一一如古也。古人原是如此但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於海莫若正疆里以稽工程集人力以助夫役。蠲



荒糧以復流移。專委任以責成功。持定論以察羣議。毋以欲速而輟更張。毋以小利而生沮撓。則治河裕民之計也。事需後。張瀚之請墾鳳淮田也。疏稱兩府地廣人稀。一望黃茅紅蓼。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旱澇。雨多則橫潦瀾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資。是以飢饉窘迫。煙稀土曠。此地界連蕭。樹汝潁。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施方。必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卑以成徑。惟欲於道傍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蓄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引漑。高者麥。低者稻。平行地多。則木棉桑柘。皆得隨宜樹藝。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次則招撫流移。寬慰安插。量撥地土。處給牛種。蠲逋負。緩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鄰。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濬。有力者出資給食。皆僉事可得專行。議既



允惜其時不講于任官之道而猥以委之貪穢之史  
 臬僉竟令以人廢盛舉也若東南水利呂光洵條議  
 特詮謂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  
 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者  
 田常苦旱卑者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  
 既於下流之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  
 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隴

海涘也岡隴之外則海矣

是以潞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來

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  
 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岡隴

諸支河

此處實非岡隴蓋近海之地比下鄉稍高耳如吾松之稱沙岡竹岡者皆是也

又多

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治之  
 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菱蘆之地導  
 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  
 并太盈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  
 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  
 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  
 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潴



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凡岡隴支  
 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如舊。則上流之地  
 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潘鳳梧  
 有言。水利微妙。通知者少。自非殫思熟見。鮮能究其  
 源委。試舉嘉湖。餘可類推。夫防護修葺之法。小民最  
 無知。全賴上人真知而禁之。如湖州之圩低。其港常  
 闊。人憚於增外。僅為修內。故水益闊。易衝。而湖州多  
 淹。崇桐之土高。其港常窄。人憚於開外。日為填出。故  
 水益窄。易涸。而崇桐多乾。此其言蓋與光洵議互相

發云。外。土多者。其傍河之田。不肯增土。以為岡隴。凡  
 高下鄉皆然。低鄉築圩。高鄉開河。如是而已。中州濱河之區。歲苦馮夷衝

嚙。顧以全河建瓴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  
 千里之水。曾無一溝一澮。為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  
 而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之鉗盧陂。  
 昔人率用以廣灌溉。宋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興堰  
 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何至於今皆  
 沒沒也。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尋。  
 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為農田。用李冰為蜀



守。壅江水作壩穿三江通舟楫。因以漑諸郡。今陸海固在也。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力溝洫開渠建閘在在腴壤何至如今之鹵莽而獲廣南沿海多淤沙饒沃容有未興之利。八閩江右畝窄人稠。乃中原迤北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嚮導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民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知猶羣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善乎崔寔之言之也。我高皇帝深維理道。使民就業寬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猶彷彿乎井授遺意而嗣後絕未有踵行之者何哉。若屯政梳爬非不嚴也而託名逃荒巧爲影占者弊仍未易究詰乃邊鎮如遼東如宣大如甘肅視國初屯糧之原額。今且不啻損十之五。卽雖參罰之例故未嘗廢亦惟是較多寡于催科曾未聞有以撫流移闢草萊上功募府者又何暇責以建阡陌浚溝洫導利於非常之原乎。昔有爲行經界寓地網之議者以爲狄騎利在平曠易爲馳突。今邊塞率平原曠野險阻實稀宜因屯



農正本書 卷之三 三  
田。定其經界。開爲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澆一溝。界如古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敵騎。四者或我兵車禦虜。即可依此爲常陣。免臨時掘塹之勞。此蓋本吳玠在天水軍制金騎遺法也。今井制堙廢久矣。聞山東登萊。猶存畝澮。而東虜竟以勢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胡馬不能來。故稱安寧。以斯知廣畝澮川。所以興利厚農。亦以設險守國。且也計口授田。俾有恒產。庶人人樂本業。而安爲黔首。卽有豪傑。難以奪。故三代盛時。人必里居。地必井畫。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率不外此。方正學有言。流俗謂井田不可行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道。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嗟乎。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卽行。而貧富益遠。唐李翱。宋林勳。倣古井田意。分錢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宋儒張子厚。有質



田一方畫爲數井之思且講求法制以爲不刑一人而可復時皆不售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欲行經界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田均田之難而亦竟爲豪家猾吏所排沮所以深致慨于井制之未易復也生民之計將無已遂窮乎亦惟是我高皇帝宸慮精詳時時體井田遺意卽召人墾荒亦必驗丁撥給限定田畝不許拋荒流移而御製大誥續編且惓惓以田不井授爲憾諸所爲農田計久遠者酌古準今足爲萬世法程至明也余嘗謂夏

高皇帝真得此意矣故曰朔明主意見自然到此不

可學不當其時三尺新懸有司奉行惟謹未嘗特爲

必學也農事設專官人盡農官也以農桑責之郡縣以屯種

責之衛所非農事修舉不得注上考官愈增事愈廢矣何也事廢而

後增官官增謂事舉矣其實不舉事也蓋設官分職原以爲民孔曰富

之孟曰制田里教樹畜舍此更何事事哉嗣後不察

而增設府州縣勸農佐貳設屯田水利臬臣又或特

遣重臣諸牧民之長其賢者亦或體上愛養至意不

然者且見以爲業有專官而已可弛擔也先臣吳世



忠嘗咄嗟道之矣。曰：臣任給事中時，具言水利爲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爲豪家填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百餘畝，無勺水可資。若占塘爲田，則豪家也。塘寬而無勺水可資，則非豪家也。召里老咨問云：往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於時豪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所賴也。邇年州縣官，恠勾攝詞訟之爲急，其餘塘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隄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嗚呼！自昔而已然矣，將何以挽其流乎！古天子巡狩入其境，田野闢，受上賞，荒蕪不治，蒙顯罰。近世設按察司，察此務，分巡御史，巡此務也。竊查憲綱一欵，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本府州縣行移提調官，常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項田畝，計料絲綿等項，分豁舊有新收數目，開報。先臣霍



韜發憤言此乃巡按御史急務也。今則徒為文具而  
 已。旌舉守令。何曾稱某守某令與過若干水利。勸過  
 若干農桑。乞勅都察院舉行。其在陝西山西西北直隸  
 河南尤為至急。而邇年都御史孫丕揚請以保民實  
 政五事課有司。庶幾申明。高皇帝要束奈何。率弁  
 髦之也。守令分符而治一方。儼然古封建侯伯之尊  
 昔尼父孜孜矻矻無一同一旅以抒其猷。士抱遺經  
 遇主輒提千里之封。乃民事不以關心而一任蒿萊  
 之彌望。謂誦法何。富教先勞亦私議于車座馬足趙  
并清之為懸懸也。此則治水備粟賦幾怨勞有所不  
 避。此有司之則也。



農政全書卷之四

農政全書卷之四

特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諡文定上海徐光啓纂輯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陽張國維鑒定

直隸松江府知府 穀城方岳貢同鑒

田制

玄扈先生井田攷

井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萬




考

夫

夫

夫

田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

王禎曰按古制井田九夫所治之田也鄉田同井井九百畝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之田也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有澮所以通水於川也遂人盡主其地歲出稅各有等差以治溝洫

陳祥道曰三屋爲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爲丘丘爲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爲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爲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四百十六夫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



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  
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  
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  
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注曰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  
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  
甸甸方八里爲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  
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  
十里治澮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注曰十夫二隣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鄙之  
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于川也萬  
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  
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  
山陵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



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

三爲井十爲成成十爲通通十爲終終十爲同

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左氏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按蔡氏註書畎澮之制但據周禮言之蓋虞夏之

制已無所考然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與一甸

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之數畧同則田制亦不

甚異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陳祥道曰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

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

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于是時人

工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泂歷商周則

田浸闢而泂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

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嘒嘒原隰曾孫甸之我疆

我理東南其畝則泂畧于夏備于周可知矣



劉氏曰、王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  
稀、家七十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  
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  
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  
皆十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  
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  
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  
之地、百畝全稅之、如三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  
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  
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玄扈先生曰、按三代制產、多寡不同、諸家之說互異、  
劉氏一首疑之、夫謂古民多、後世之民少、必不然也、  
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則  
不得減、唐虞至周、養民幾二千年、雖其間兼并者歲  
有、度不能減生人之率、二代革命、所殺甚少、春秋時  
所殺亦少、直至戰國、乃殺人、以數十萬計、此皆唐虞  
之代所留也、度殷時人當數十倍於夏、周時數十倍  
於殷耳、安得謂古時人多、而後世少乎、且禹驅蛇龍



以居人。謂人多而田少，欲多授而不足，無是理也。謂古稅輕，後稅重，此無從辨其然不然。但如熊氏之說，則夏商皆二十稅一矣。乃既賦田于民，又有稅有不稅，而所稅者必于十一，此成何政體乎？亦無是理也。謂古地一易而後世之地不易，此於理宜有之。何者？人少地多則歲易，人多地少則不易耳。但如賈公彥之說，則夏實二伯畝而貢殷實百五十畝而助，卽歲易者以二當一，亦當言百畝，柰何二百畝而反謂五畝乎？亦無是理也。三家之言，大都曲說。劉氏之疑民多少是也，而疑歲易之田亦誤。以愚意言之，此其間有一可論，有一不可論。嘗考尺度畝法，周之百畝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有奇而已。若夏尺夏畝與周等者，其五十畝當今田十二畝有奇而已。而謂足以食八口之家，且聖王制產，必度民之力可治，必度民之用可足，何至夏周之間，所差一倍，非夏之民勤于食，則周之民勤于力矣。此其尺度畝法，必有異同。乃夏商之故，今不可考也。此所謂不可論者也。其可論者，則三代聖王所爲厚于民者，非以多予之田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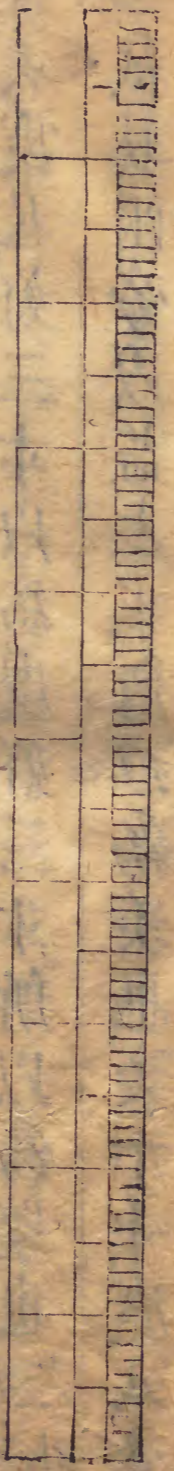


厚。而以少與之田爲厚。譬食小兒者。非以多予之食爲愛。而以少予之食爲愛也。語曰務廣地者荒。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故后稷爲田。一畝三畝。伊尹作爲區田。負水澆稼。古之治田者。盡力盡法。而不務多。大禹時。稷爲農師。未久也。於是洪水初治。作乂之土。甚多。深恐其民務于廣地。以致荒蕪。故限田五十。不得踰制。而使精于其業。人人用后稷之法。卽此五十之田。可以足八口之食矣。治田旣少。業旣耑精。積久之後。因生優巧。如后稷之耕。兩耜爲耦。其孫叔均遂作牛耕是也。便巧旣多人力有餘。至于殷周。遂以漣加多。而其田亦治。故由七十而至于百畝。要使人之力足以治田。田之收足以食人。必不至于務廣而荒耳。然周人治田旣稍廣。畜積必倍多。故周禮能以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矣。今世貧人無卓錫。而廣虛之地。數口之家。輒田二三百畝。鹵莽滅裂。豐年則爲薄收。水旱則盡荒矣。此上之無法以教之。無制以限之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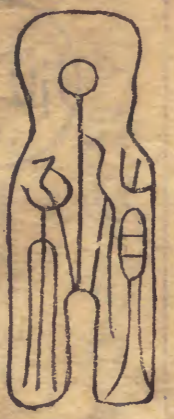


其所以欲田田之效足以食人必不至于瘠瘠而菽  
 賦矣而其田亦欲始由十十而至于百十而至于千  
 於中耕畧此則既明矣人亦未始至于類以教以術  
 其所以欲田田之效足以食人必不至于瘠瘠而菽  
 賦矣而其田亦欲始由十十而至于百十而至于千  
 於中耕畧此則既明矣人亦未始至于類以教以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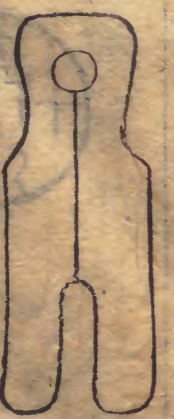
其所以欲田田之效足以食人必不至于瘠瘠而菽  
 賦矣而其田亦欲始由十十而至于百十而至于千  
 於中耕畧此則既明矣人亦未始至于類以教以術



陰布貨



陽布貨



農政全書  
 卷之四  
 田制  
 八  
 平露堂



貨泉



大泉十五



考尺度按古者度以絲起隋志曰蠶所吐絲為忽十

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考工記玉人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好三寸所以為璧也好璧之孔

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為羨也袤十寸廣八寸

所以為度尺也則是十寸八寸皆為尺矣以十寸之

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

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此周制也自漢以來世無正尺

律度量衡靡有孑遺度無自起儒先所謂子穀秬黍

中者徒有空言了無實驗心竭于思口弊于議不能

決也惟晉大始中中書監荀勗尺按古物七品多合

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

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依尺鑄

律時得漢時故鐘吹律命之皆應然時好推遷諸代

異制隋書載尺十有五等以荀尺為本大槩周尺漢

劉歆尺建武銅尺宋祖冲之所傳尺皆與荀氏一體



他如晉田父玉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後尺、魏前尺、中尺、後尺、東魏後尺、銀錯銅侖尺、後周玉尺、宋氏尺、萬寶常水尺、劉曜渾儀尺、梁朝俗間尺、各與荀互異。自隋以來，荀尺亦莫傳用。唐有張文收律尺，有景表尺。五代有王朴律尺。宋則太府寺有尺四等，又高若訥嘗按古尺十五等，李照胡翼之、鄧保信各有黍尺。崇寧中，魏漢津乞用聖上指尺。又紹興中，內出金字牙尺二十八，遂以其中。皇祐二年，所造大樂中黍尺，作景鍾，然不知以何法累黍。程正叔定周尺，以爲當省尺五寸五分弱，而省尺之度，卒難攷詳。朱元晦、朱禮載司馬氏及攷定雅樂黃鐘尺，不明言長短。則周尺之制，迄無成說。獨丁度建言：歷代尺度屢改，惟劉歆鑄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大泉、五上、王莽天鳳中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有鑄者。遂以此四物參校分寸，正同。况經藉制度，皆起周世。劉歆術業之博，祖冲之筭數之妙，晉荀氏之詳密，既合姬周之尺，則最可法者焉。但惜其事尋罷，竟不施用。今試以諸品泉刀攷之。按漢志：王莽夏鑄大錢，徑寸二分。文曰：大泉。



五十年鳳五年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貨泉徑一寸文右曰貨左曰泉以貨布一分爲率泰較其首身足枝長廣之數以爲尺又以大泉之寸二分貨泉之徑寸較之彼此毫釐無差足明丁之議爲至當而丁尺荀尺漢尺周尺一然無異諸家影響之說悉可廢矣蓋古人制度必微實乃信非可以揣摩定非可以口舌爭不見古物而欲知古人之制自不可得荀丁二氏躋實之見千載同符今荀氏所攷古物七事多不可得而漢錢傳于世者則徃徃有之據此以求周漢之度以尋咎人定律制器營室分田之數殆爲灼然無疑者也計周尺一尺當今浙尺八寸當今織染所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自後田畝俱以周尺計定別用今尺準之



六尺為步

司馬法六尺為步

每步積三十六尺

					方尺

百步為畝

十步

百步



司馬法步百爲畝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爲之畝。

古者耜一金，兩人并發之，其壟中曰畝，畝上曰伐。伐之言發也。雠與代，高深廣各尺，一畝之中，三雠三伐，廣六尺，長六百尺，以此計畝，故曰終畝曰竟。畝，鄭注：畝方百步者非是。

每一畝積三千六百尺。

古之一畝，以尺計，得面方六十尺，自之得積三千

百尺

以尺計，得面方六十尺，自之得積三千六百尺，方取易筭故。

以步計，得面方十步，自之得積百步。

今時畝法，以步計，得面方十五步四分九釐一毫

九絲三忽二微零，自之得積二百四十步爲畝。

六尺爲步，以尺計，得面方九十二尺九寸五分一

釐六毫零，自之得積八千六百四十尺爲畝。以三

十六尺而一，得積二百四十步。

五尺爲步，以尺計，得面方七十七尺四寸五分九

釐六毫零，自之得積六千尺爲畝。以二十五尺而



一得積二百四十步

以丈計畝得面方七丈七尺四寸五分九釐六毫

自之得積六十丈為畝以二尺五寸而一得積二

百四十步

古之一畝以今法準之每浙尺八寸準古一尺得

面方四十八尺自之得積二千三百零四尺以今

畝法八千六百四十尺而一得田二分六釐六毫

六絲六忽零

以六尺為步計之得面方八步自之得積六十四

步以今畝法二百四十步而一得田二分六釐六

毫六絲六忽零

後言浙尺準古其尺法步法畝法俱倣此

若以牙尺六寸四分準古一尺得面方三十八尺

四寸自之得一千四百七十四尺五寸六分以今

畝法六千尺而一得田二分四釐五毫七絲六忽

以五尺為步計之得面方七步六分八釐自之得

積五十八步九分八釐二毫四絲以今畝法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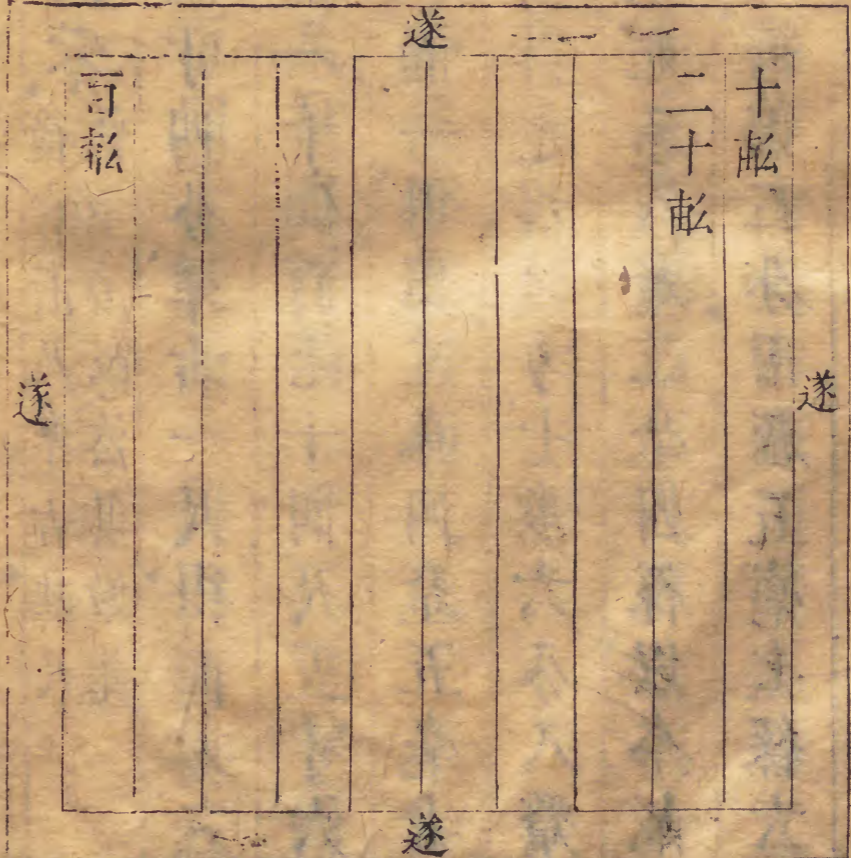
四十步而一得田二分四釐五毫七絲六忽

後言牙尺

準古其尺法步畝法俱倣此



百畝爲夫



司馬法畝百爲夫

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逕

攷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

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徑廣二尺

每百畝積得一萬步三十六萬尺

面方六百尺加遂徑八尺共六百零八尺自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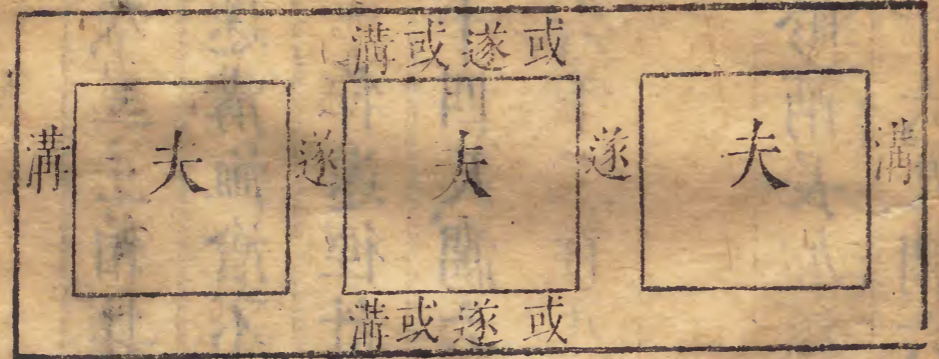
三十六萬九千六百六十四尺內夫積三十六萬

尺爲田百畝遂逕積九千六百六十四尺得二畝



六分八釐四毫一六  
 古之百畝今浙尺畝法筭得二十六畝六分六釐  
 六毫六絲六忽一六  
 遂徑七分一釐六毫  
 今牙尺筭得二十四畝五分七釐六毫  
 遂徑六分五釐九毫七絲

夫三為屋





司馬法夫三爲屋

屋具也。一井之中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

屋之廣長或傍遂溝洫澮不同今以兩濶加溝畛

兩長一作溝畛一作遂徑計之

長一千八百二十四尺濶六百十二尺自之得積

一百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八尺共三百十畝

七釐九毫三六

若以兩濶加溝畛兩長加遂徑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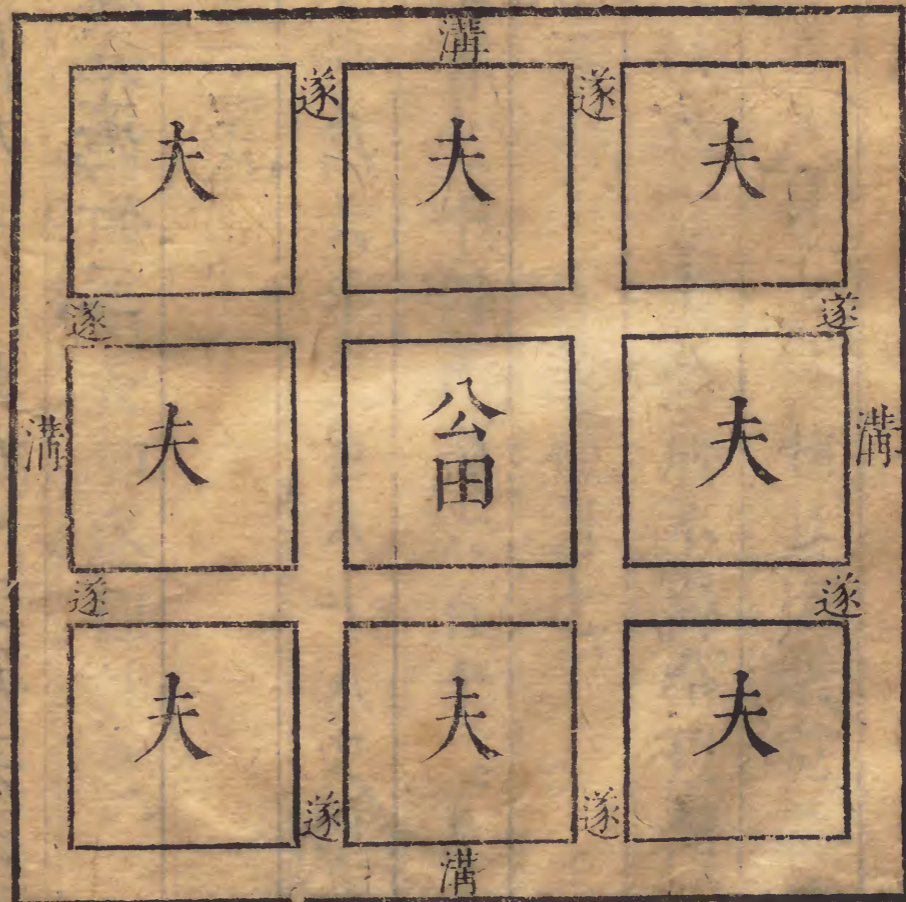
長一千八百一十六尺濶六百十二尺自之得積

一百一十萬九千七百八十二尺共三百零八畝

三分七釐三毫一二



井爲三屋



司馬法屋三爲井

井方一里九夫

遂人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  
謂之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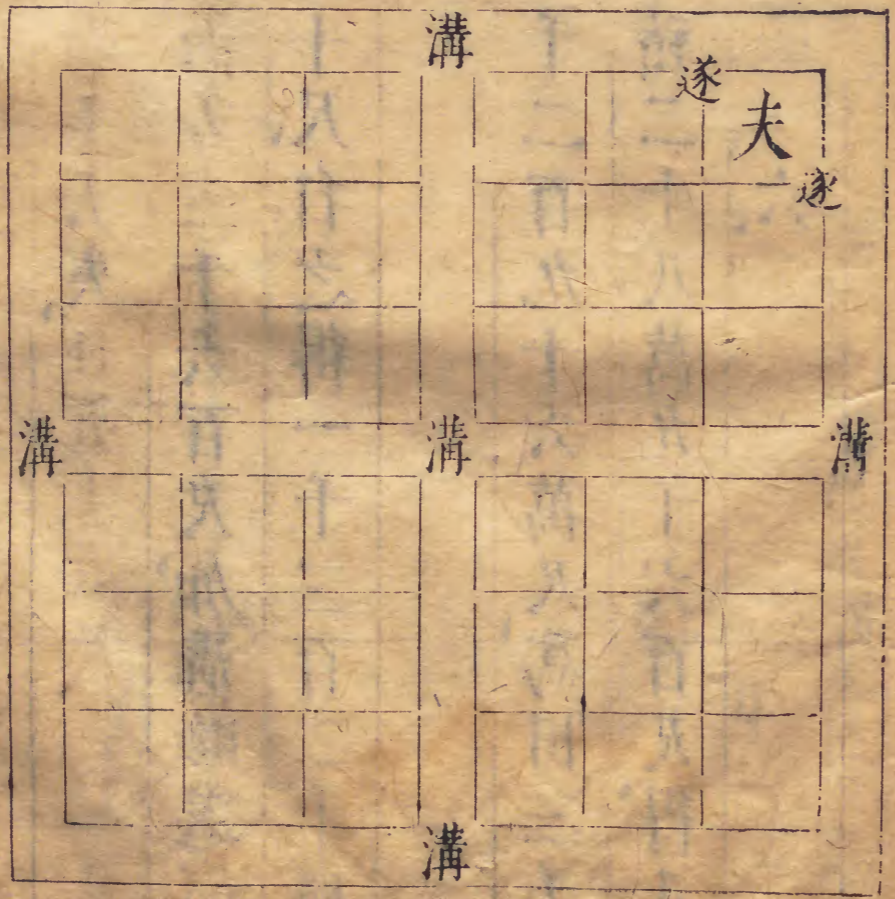
畛廣四尺

一井之田面方一千八百尺加溝畛遂逕方一千  
八百二十四尺自之得積三百三十二萬六千九  
百七十六尺



內九夫積三百二十四萬尺爲田九百畝  
 溝畛積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  
 遂逕積二萬九千一百二十尺二積共二十四畝  
 一分六釐

四井爲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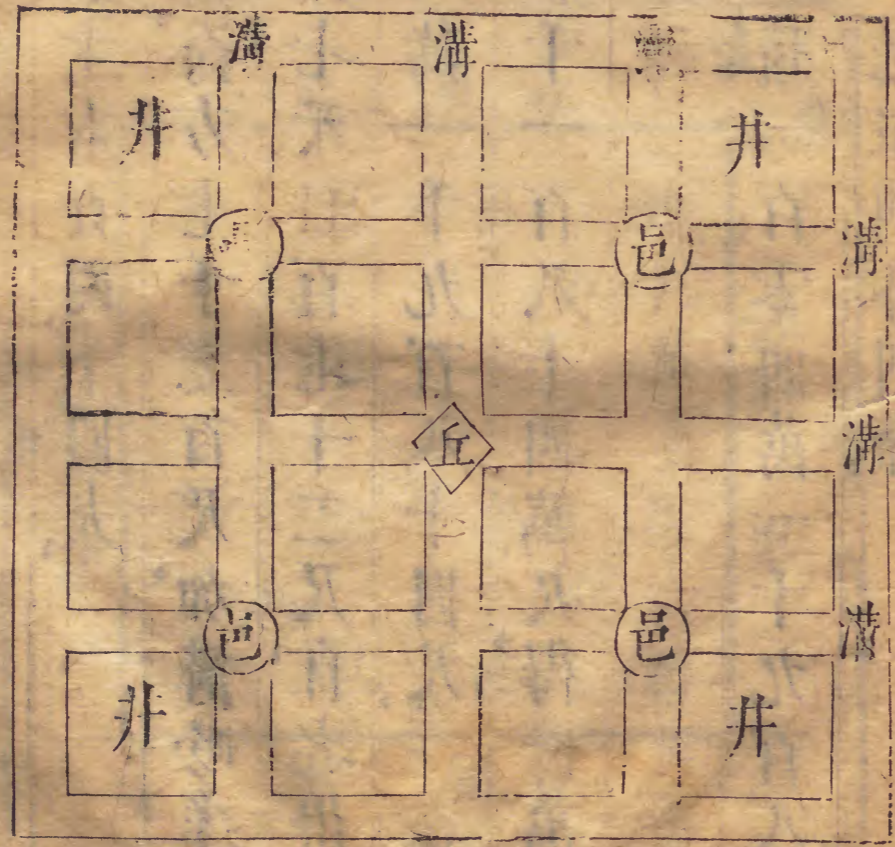
小司徒四井為邑

邑方二里三十六夫

一邑之田，面方三千六百尺，加溝畛遂徑，面方三千六百四十尺，自之得一千三百二十四萬九千六百尺。

內田積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尺，為田三千六百畝。溝畛遂徑積二十八萬九千六百尺，得八十畝四分四釐四毫一絲六忽。

四邑之丘





小司徒四邑爲丘

丘方四里十六百四十四夫

一丘之田面方七千二百尺加溝畛遂逕七十一

尺共面方七千二百七十二尺自之得積五千二

百八十八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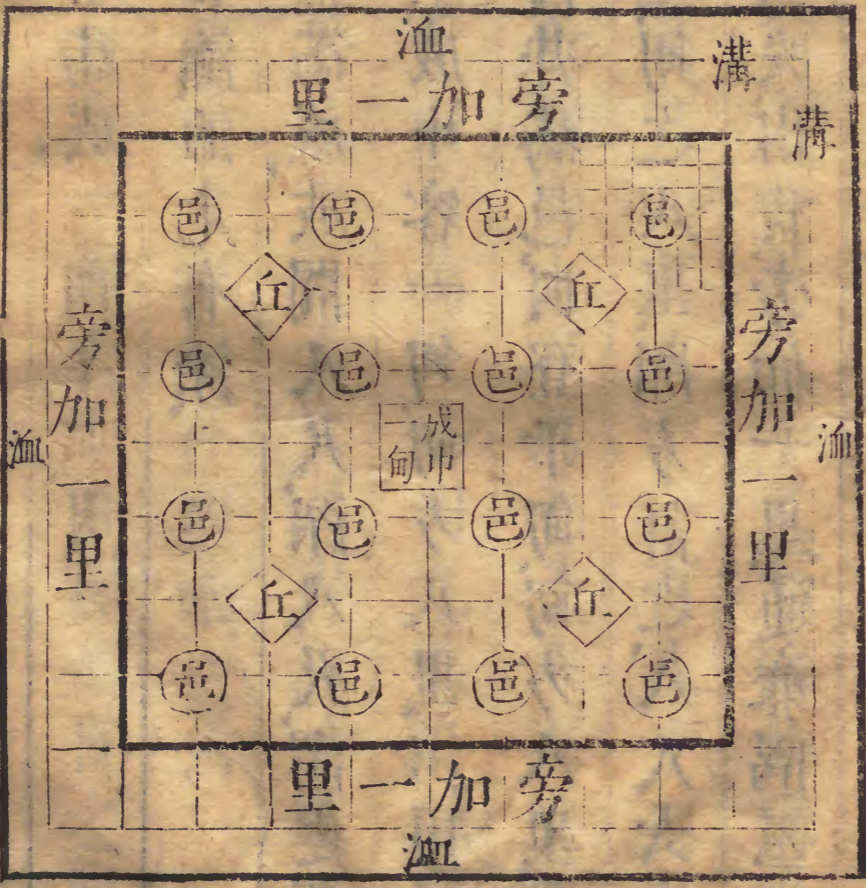
內田積五千一百八十四萬尺得一萬四千四百

畝

溝畛遂逕積一百零四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尺得

二百八十九畝四分四釐

四丘爲甸





小司徒四丘爲甸

司馬法井十爲成

遂人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成方十里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沿邊二

里治洫四井爲邑四登于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

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井五

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通廉隅三十六井三

自二十四夫治洫

涂亦廣八尺

一成之田面方一萬八千尺加洫涂溝畛遂逕一

百八十四尺共一萬八千一百八十四尺自之符

積三億三千零六十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內

積三億二千四百萬尺爲田九萬畝餘積六百六

十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得洫涂溝畛遂徑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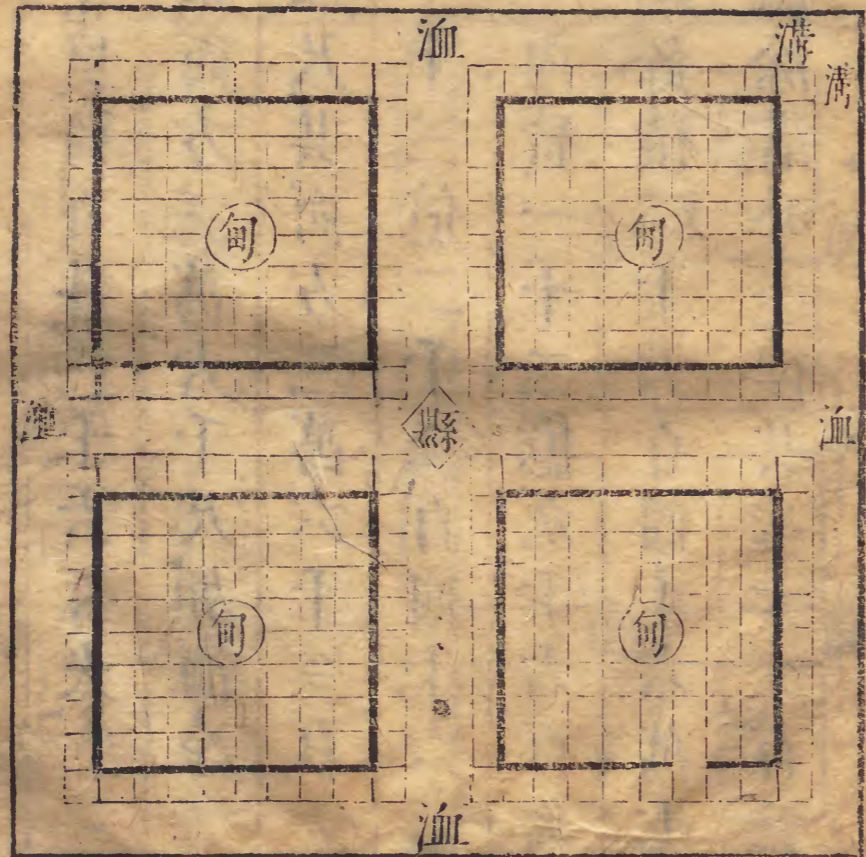
一千八百四十九畝四分四毫一六

一甸之田面方一萬四千四百尺自之得積二億

零七百三十六萬尺爲田五萬七千六百畝廉隅



四甸爲縣



積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尺爲田三萬二千四百  
 百畝共得出稅田九萬畝

夏文全書

卷之四

田制

三

平露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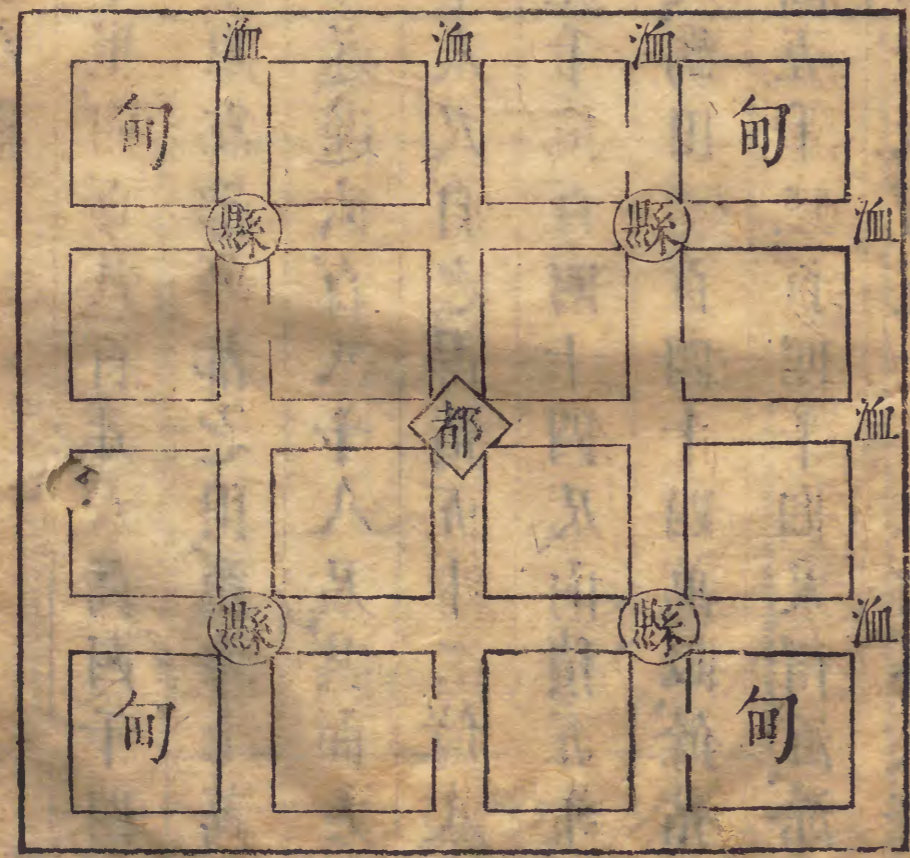


小司徒四甸為縣

縣方二十里，四百井，三千六百夫。

一縣之田，百方三萬六千尺，加洫涂溝畛遂徑三  
百五十二尺，共百方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尺，自  
之得積一十三億二千二百四十六萬七千九百  
零四尺。內積一十二億九千六百萬尺為田三  
十六萬畝，餘積二千六百四十六萬七千九百零  
四尺，得洫涂溝畛遂徑共七千三百五十二畝，一  
分九釐五毫二。

四縣為都



皇極經世

卷之四

田制

言

平露堂



小司徒四縣為都

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一萬四千四百夫。

面方四十里為都，一都之田，面方七萬二千尺，加

洫涂溝畛，遂逕六百八十八尺，共面方七萬二千

六百八十八尺，自之得積五十二億八千三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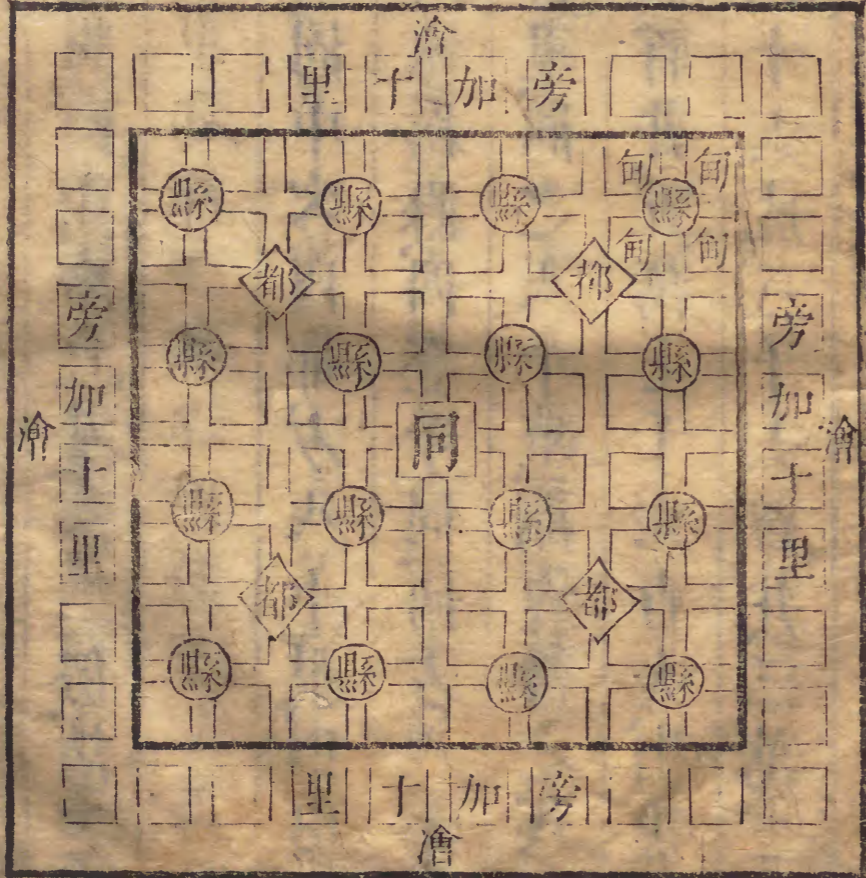
十四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尺，內積五十一億八千

四百萬尺，為田一百四十四萬畝，餘積九千九百

五十四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尺，得洫涂溝畛，遂徑

共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一畝四分八釐四毫一六

四都為同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四

田制

三

平路堂



逐人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匠人方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運于  
川

同方百里同中容四都方八十里出田稅沿邊十  
里治澮四甸爲縣四登于同同方八十里旁加十  
里故方百里同之八十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  
成六千四百井五萬七千六百夫出稅旁加十里  
通廉隅三十六成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

治澮

澮達于川川者大水通流非人力所治

道廣二尋

井田之制備于一同

一同之田面方一十八萬尺加澮道六十四尺澮  
涂一百四十四尺溝畛七百二十尺遂逕八百尺  
共得面方一千七百二十八尺六而一得三萬零  
二百八十八步自之得積九億一千七百三十六  
萬一千九百四十四步以畝法積百步而一得九  
百一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畝四分四釐內六



十四成積五億七千六百萬步爲田五百七十六萬畝廉隅三十六成積三億二千四百萬步爲田三百二十四萬畝共得出稅田九百萬畝澮道洫涂溝畛遂逕共一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畝四分四釐

若以面方一十八萬一千七百二十八尺自之得積尺三百三十億零二千五百零六萬五千九百八十四尺以畝法三千六百尺而一得田數與前術同

今時浙尺八寸當古一尺六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筭得田二百四十四萬六千三百零一畝一分八釐四毫牙尺六寸四分當古一尺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筭得田二百二十五萬四千五百一十一畝一分七釐一毫一絲七忽

古之九百萬

今浙尺二百四十萬畝

今牙尺二百二十一萬一千八百四十畝

古之澮道等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畝四分四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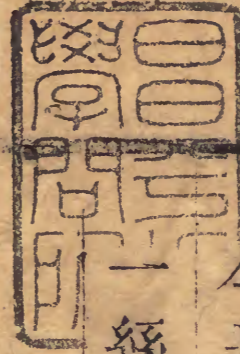
釐

今浙尺四萬六千三百零一釐一分八釐四毫

今牙尺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一釐一分七釐一毫

一絲七忽

文化庫



六山草平



